信古餘論

徐鴻洲先生行略　松江府志

徐三重字伯同青浦人祖壽父沛皆有隱德見獨行傳三重成萬曆二年進士五年廷試第二甲授刑部主事時政尚綜覈三重獨持平恕尚書嚴清知其詳慎使掌封事每有疑獄必咨之焉是歲著讞究滯成理清爲冢宰欲用之銓曹而三重得疾請急歸念父老遂致仕依親以居父卒慟絕而蘇三重操行端潔門庭肅穆坐無雜賓少博洽工詩文既謝病歸一切棄去潛心性命之學以朱子爲宗學者稱爲鴻洲先生所著有庸齋日紀信古餘論牖景錄采芹錄鴻洲雜著徐氏家則年七十八卒子
、、孝謹稱禎稷字叔開萬曆辛丑進士官刑部主事初三

欽出一死罪弗得會病免至禎稷入西曹猶以屬之父子後先為刑官皆以平允為世所称禎稷出守三重為政安二十四條示之及備兵川東以三重年七十乞侍養從屢薦不出以名德重於江南禎稷子銘常崇禎時領鄉薦而禎秩之子銘敬亦登鄉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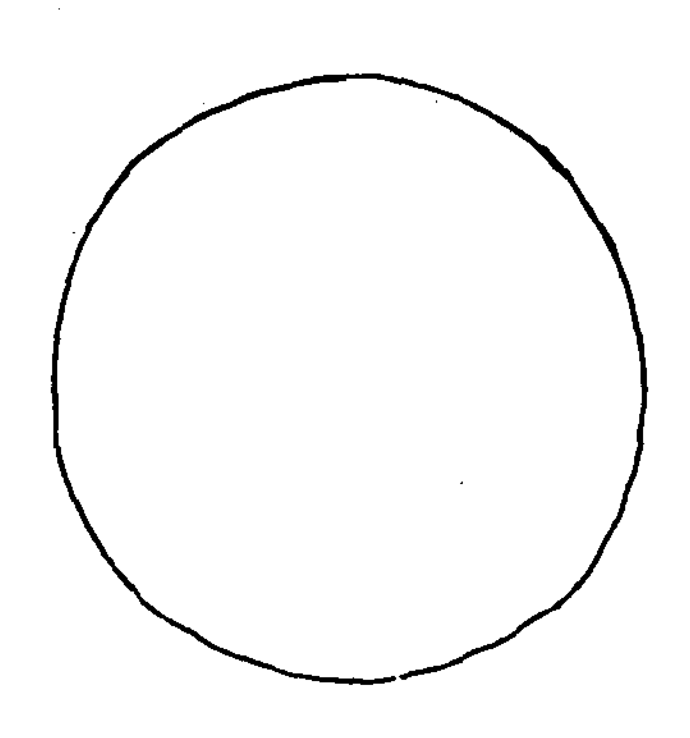
鴻洲先生父子俱以名德重於當時而其理學深粹又如此乃世為雲間人而雲間所称道弗絕者董玄宰張侗初諸公而先生至不聞其名氏是蓋予之見聞不廣耶不然豈道德行誼顧不如文章翰墨也癸亥之夏賈人來偶有信古餘論及膚齋日記二種時予方有志蒐羅工學之肓占未暇細輯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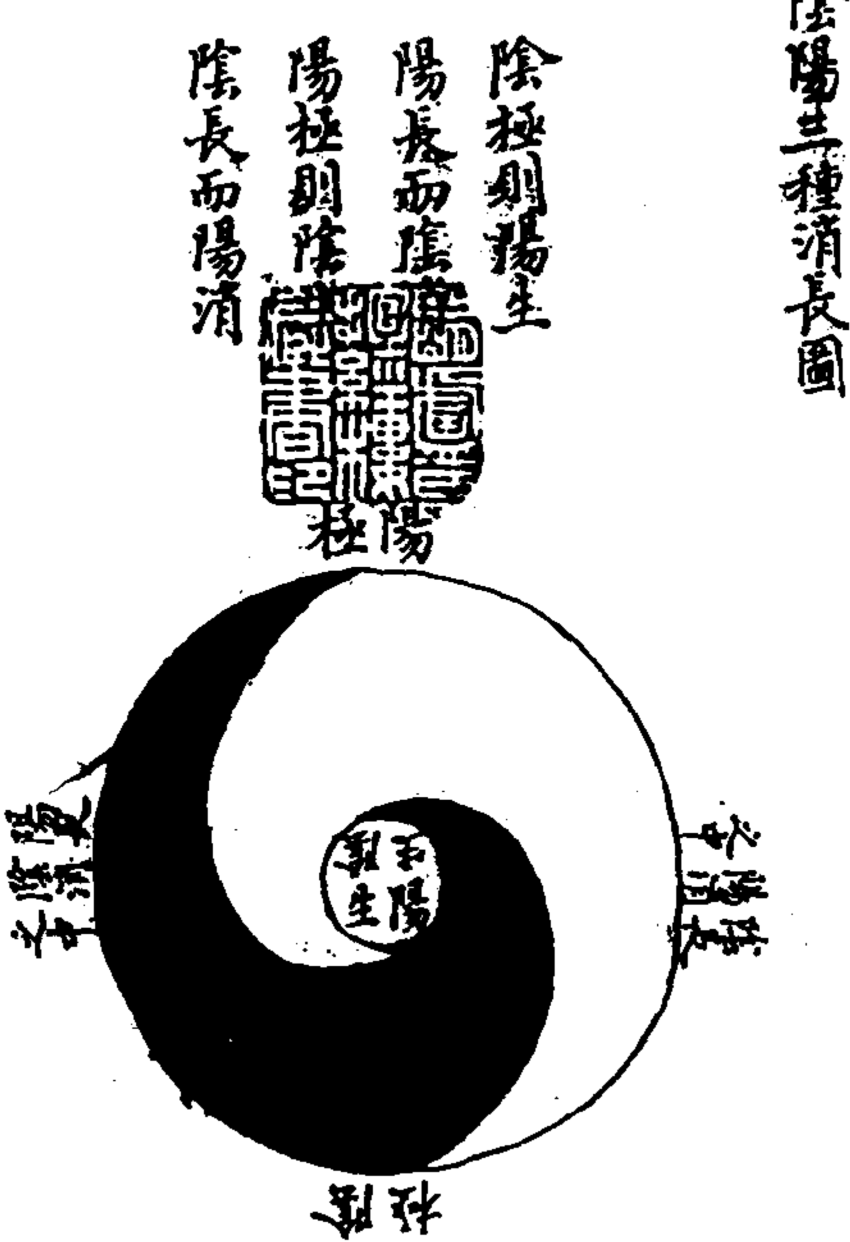
遠售之及久〻復請之粹然無疵者也云云詳其書思論其世而簡首不着序例並無可考益知其為闇然自修之士問之友人鄔克非之師趙以安云當考之府乘因得知其大畧又恨所謂牖景錄諸書尚未及見且先生之學問如此則其生平行事之可傳於後世者必不止如乘之所云而一時莫可考為可惜也先生之學在前朝可擬薛文清公羅整庵似猶不及若高顧諸公恐負難顓頊耳伊蒿子鮑曆謹識時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端陽日

潙洲先生又有揭於書室數條云室無美姬堂無俊僕案無戲子門無雜賓宅取安人田取給食書取明道器取適用

太極無象之體

沖漠無朕
萬象森然




陰陽生一種消長圖
陰極則陽生
陽長而陰消
陽極則陰生
陰長而陽消
陽極
陰極

河圖太極之全體

二四六八右旋之陰

中五生數陰陽之根

一三七九左旋之陽

天七成之
地二生火

地四生金
天九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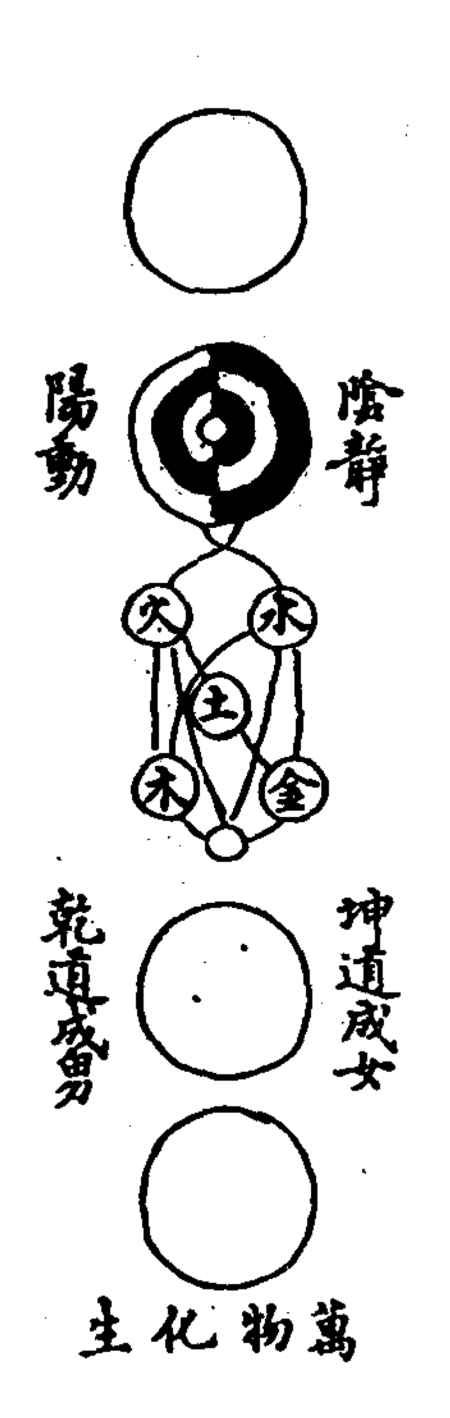
天五生土
地十成之

天三生木
地八成之

天一生水
地六成之

周子太極圖全

無極而太極



周子太極陰陽五行圖附說

無極而太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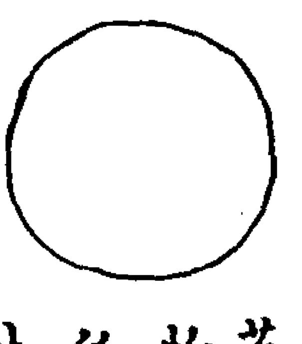
陰靜
陽動
火
水
土
木
金

太極總圖下又以陰陽動靜對待立圖而藏陰靜之根於陽中藏陽動之根於陰中其左右分立則兩儀之象也水火木金土亦以陰陽分左右而交系以相生歸本於太極亦是於對待之中即具一體互根之意而其流行變化之妙皆可按圖而推

周子氣化形化圖附說

坤道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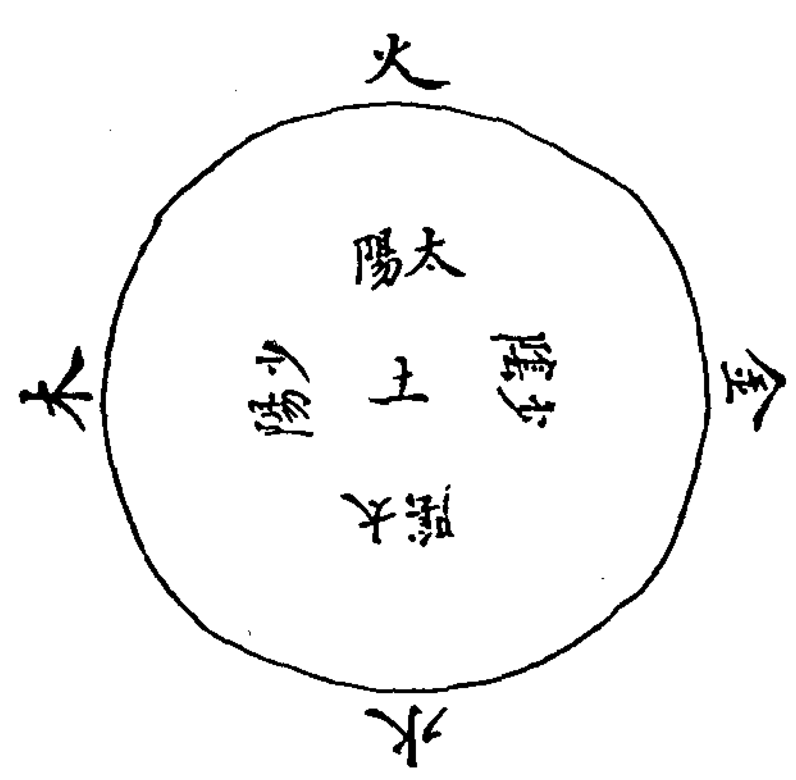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二氣流行無非太極中物而發育生成即此太極之妙用故二圖皆虛中者以見其非別有物即太極二五之妙合以健順而成男女於是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蓋總一太極之氣化形生故二圖亦只渾然太極全體之象也

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五氣順布四時行局

夏
午
火
巳
未
辰
申
春
卯
木
土
金
酉
秋
寅
戌
丑
亥
水
子
冬

伏羲八卦方位

天地定位山

澤通氣雷風

相薄水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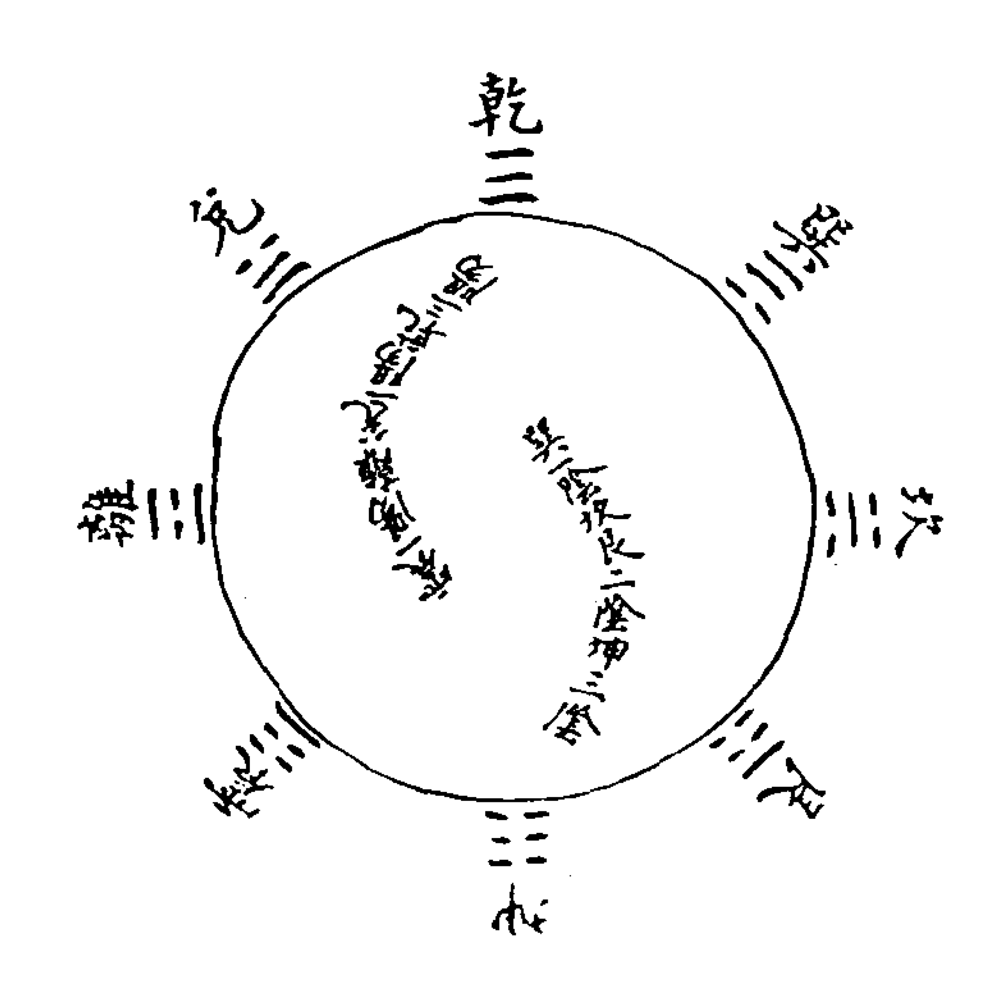
相射八卦相

錯

此先天卦位

乃兩儀對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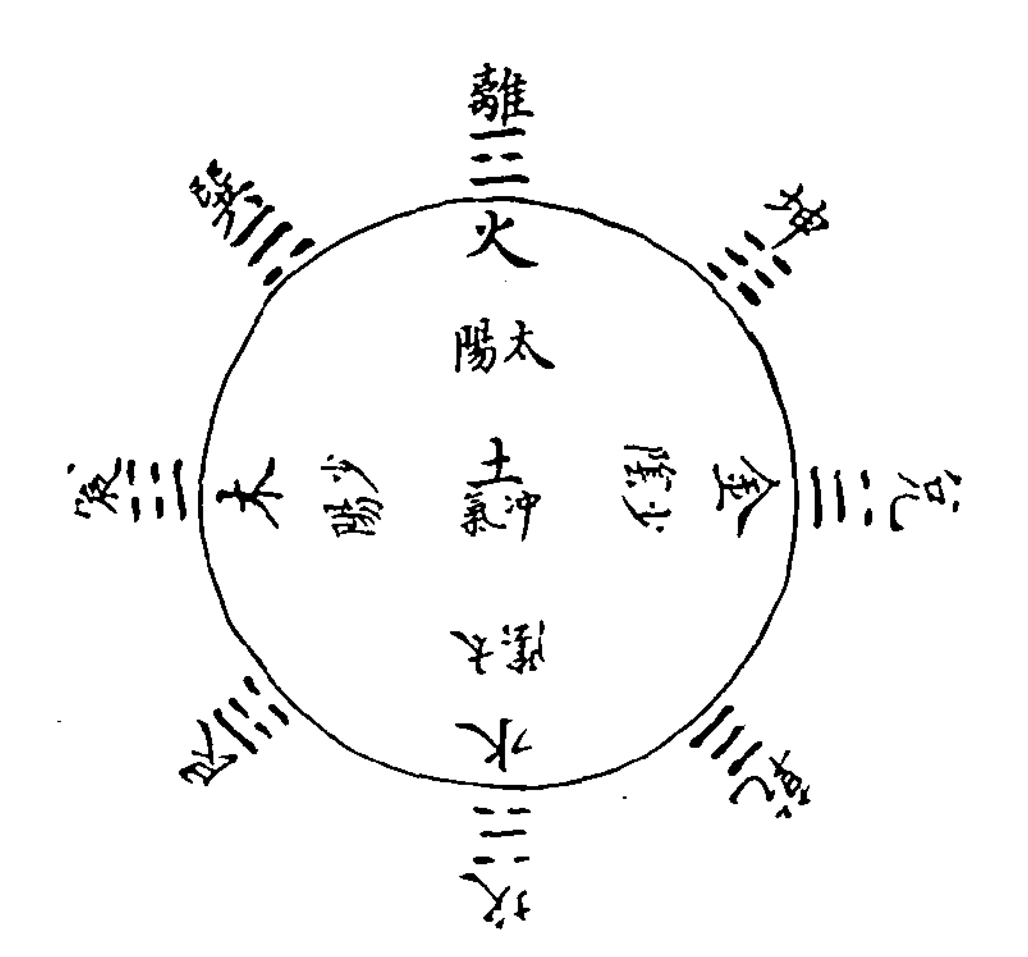
之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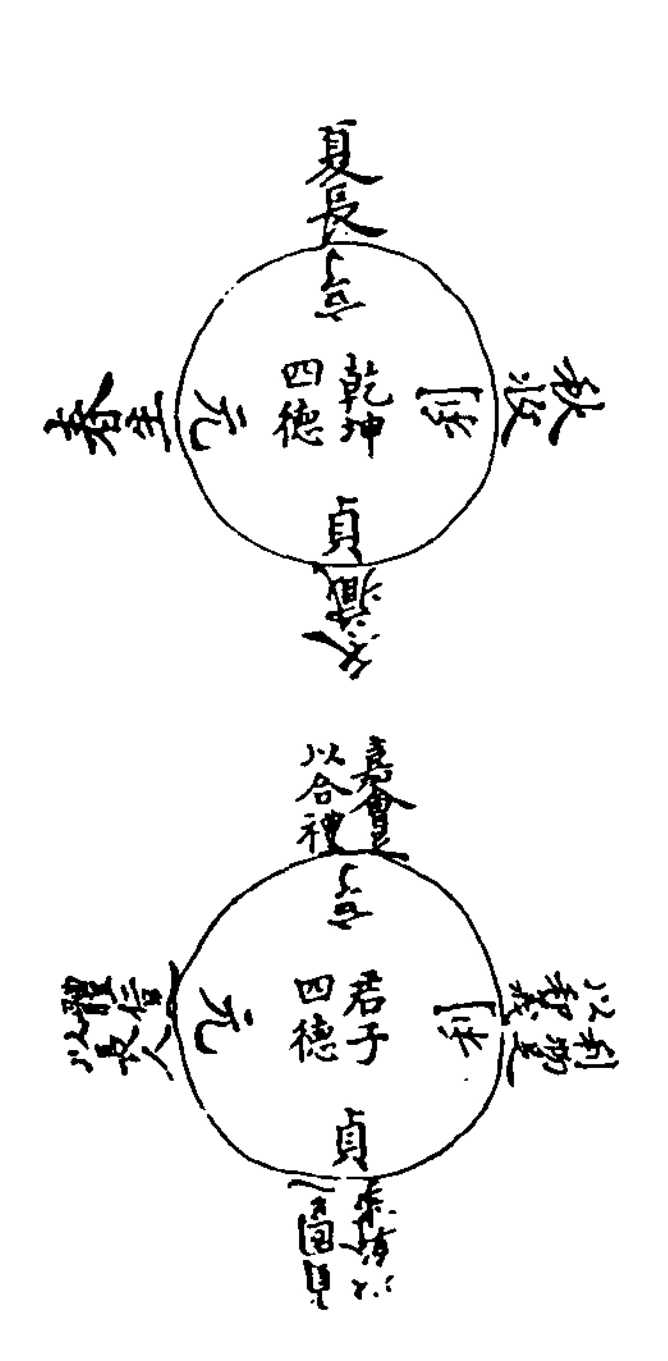
文王八卦方位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後天卦位乃氣化流行之用



四德圖



聖道一源圖

大道

命

氣形

理性

人心

性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意情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以上修身之事

以下治人之事

家

國

天下

信古餘論卷之一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生者是聖人次第分出之義非始初如此漸漸生來也朱子謂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氣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蓋象數人之所定形氣物之所具二者固當有初若理則以何為初雖象數形氣皆依此理而立理則渾然之中全體妙用無不畢備聖人欲分合以明道不得不以次言之耳

太極是天地所以成立的道理所謂非有以離乎陰陽者蓋陰陽便是太極之顯行而總言陰陽之至理則太極也天地造

化無物非陰陽而陰陽一體見太極本然之妙離陰陽而求太極太極復何在即指陰陽為太極恐體用顯微又混而無別故太極陰陽之義須各言之而不可分求之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各言之者程子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正謂不得分求之者蓋不各言恐執象道理其義不明分求之則若各為一物而其義愈悖矣

天地間有箇自然極至至一不二的道理以陰陽為體而陰陽不能違之若陰陽違之便生出詭異這是宇宙實然有此的事理聖人因易中陰陽而灼見其有此因名之曰太極易之為書以陰陽變易為義易中卦畫惟有陰陽二體而交易變

易則又一體互用之義故歸本統宗於太極而以陰陽為太極之分然太極初無已分未分時只陰陽流行便見太極總體之妙程子所謂至微至著者蓋以立象為著而至理為隱著由闡微而設此乃易所謂太極生兩儀四象之意也

太極破箇理字乃是指認別白他的名目亦須由功用形氣乃可見太極未言功用不屬形氣之迹何以見理當知功用形氣便只是此理之實而理特指其所以為主者別為目以名之蓋不可為象而云太極然實非離功用而別有也所以朱子謂未有物須先有理既有物理即在其中曰未物先有者明其不以物託始云耳動靜則有物而動靜無端者便是太

極統體之妙然動靜又皆是此非理即在中乎

聖人言道從實有始未嘗言無蓋不無也太極即是實理言實理則雖非有迹同形氣之粗而實能主宰成造化之德此正宇宙萬有之所自來聖人因所有者而遡極於此是道之大原而物之總體更無向上可言矣設令向上別有所謂無無已非道聖人何庸言況亦無處著無字而欲強執未有爲無滅此道以從之其叛道不待言矣

看得太極陰陽五行非有先後次第而分之不離其合合之不淆其分充塞宇宙之間而昭然心目之內蓋吾身與天地萬物共體之而各自足者也若昧其實而空視之泥於迹而孫

執之微言之而與物不相關迂言之而與己不相入皆非也
心為太極道為太極此天人所以無二理也夫惟心與道一則
太極之蘊恍然可以意融默識矣
太極余體充之渾成其所生者無不是此其所生者安能盡此
一言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便只是其中款目所謂森然畢具
者然兩儀四象八卦非有異狀物色蓋都在冲漠無朕之中
渾然只是太極全體也
太極何等渾淪是相陰陽五行雖湊合無餘欠便覺各有盈縮
太極在天言道在人言性道總陰陽性合仁義
即令混沌闢闔如邵子所云者相循不窮其宇宙內形氣事理

必一一不殊於初即此可想見太極有常之主宰便是至一不二之理

易言太極濂溪復加無極此聖賢明道所不得已也蓋先生因易有太極之語而為之立象以示人又恐學者執太極為有象而索諸形器則不唯無補於學者而適以病道故復言無無體而有實此正天道之本萬物之根而善學者心通獨見之所故曰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如論鬼神然曰體物不遺而先言視不見聽不聞蓋合顯微並言之則道之一實而又非形器者始灼然心目之間也

濂溪無極一語為執有者發亦為眩無者發始學識未窮源但

觀有象之運用而不識無象之中乃有實理則疑太極爲屋名故言此太極者無而實有也無而實有則不爲無有而云無又不可以形見此前哲之善言道也

道體實然而不可象指言說聖人以太極名其實然者濂溪以無極名其不可象指言說者大要太極無以上事矣無極之加亦不得已也易明實理安得云無濂溪之無爲圖而發恐人不能以意求圖而以圖爲極則又誤入形器故耳

無極二字晦翁以爲無形既云無形則非有方所窮極限量意便可見太極者言其自有箇渾成極至無欠缺遺漏不可復加之全體太用聖賢以其極至不可復加而名之曰太極以

極至不可復加而體用畢具燦然於其間則目之為理曰無極正恐如形體之可窮曰太極則又自有至真者而非杳冥恍惚之事也此所以云無極之真也

濂溪之言無極為作圖而明其非有象物也横渠之言太虛而欲別於氣化之迹而明其不雜也然易只言太極中庸只言為物不貳豈便闕於形氣而人以一物目之哉乃知與已明者言則太極不貳便是見無象之真體與未明者言則無極太虛適足滋有無兩截之疑也

無之一字宋諸儒亦有言之乃恐人執有以求其象耳非同老氏之見截然以無為初也聖人未嘗說無只說易有太極若

論太極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更於何時何所入得箇無字
下
言太極者誤為有象之迹言無極者誤為未有之空此正如程
子所謂扶醉人扶得一邊又倒一邊去可為切喻
曰太極本無極便可知無極而太極非兩節語矣晦翁所以極
論自為二字之誤宋史作自無極而為太極不知何所據而增此二字晦翁欲請於朝命改之云此乃百世道術淵源所係不可誤也
若論成物只是二五之精這無極之真便自在
太極者一理渾然之名也無極者言此太極之不可象索也識
得此理則太極即所指之名識得太極則無極非別立之語

理以即物而後形恐言理者執於物而不能察於妙萬物之
體故言太極太極不可圖而以意作圖恐未識者求所謂太
極於圖之似也故又言無極於無極識太極則太極無聲臭
無方所而超然為天地萬物之本然若心融而默識則性分
事理即可尋源而一貫識太極為一理則萬事萬化之大本
與吾之所日用云為者皆不能一毫頃刻離乎此乃知太極
者天地萬物同歸一致之總名聖人不能以物色形容而名
之曰太極後賢欲分出動靜五行而特為立總體又恐誤認
真有此物為體者而以無極分解之惟無物而為主張有物
之實理此太極之可以因名會意也

在天地只此太極而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在人道亦只此太極
而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出為萬事此其分總體用同也若皆
循是太極而動便無非至善惟人纔動便不能無差所以有
不善天地二氣運行亦有差卻處如寒暑災祥之夫正所生
人物之有不類要之亦是於太極本然道理到此處卻差了
也

伏羲這畫真是於天地渾成事無一毫不盡本只是一件物事
看出兩端分為陰陽二體其性情之德亦完足無遺凡在天
地內者無有一毫不是這箇做出斷無有能外此而別為成
立者其在人亦便可知矣且非但此番天地內事如此果如

邵子元會圖闢之説就令萬遍消息輪轉其氣其理亦只是這一件物事不可加減分毫也宇宙間事伏羲以畫象之孔子以太極名之蓋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事物爲理者皆是此一件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皆是這件的兩端而已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機之流行因闔闢相生而神化之用顯於是故名爲道蓋盈虛消息屈伸往來萬物以之生成萬事以之變化象數之所設吉凶之所生非道而何

造化消息即爲陰陽靜極動極是造化屈伸之候不可太過而必返者此天理所以貴於得中而人事亦冣忌太過蓋理與氣與數之所必窮也

圖中陰陽即是那上一圈太極的動靜動靜有常理這便是太

極本然之妙惟太極之理原如此故動靜不能違之所謂太極離不得陰陽者蓋總陰陽動靜一定而不可易之理便是太極之所由名若以太極為一事而謂不離於陰陽如相附然恐誤尋索而反失之也

陽即陰之動者陰即陽之靜者動則為陽靜則為陰陰由動極而靜是陰根陽也陽由靜極而動是陽根陰也動之始終與靜之始終常相環合而無間斷不離是陰陽無一息獨行之時所謂交感互藏者皆此理也

靜而生陰動而生陽由微而盛皆以漸至無絕然為陰為陽時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纔消即息間不容髮無絕然無陰無

陽時也其間絪緼泰和交感變化潛易於一氣之內而不失其往來之常此陰陽不測之神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據陰陽則析爲兩儀本動靜則總爲一體

動靜是太極陰陽則動靜之名太極之動便是陽太極之靜便是陰

太極圖陽動陰靜正中一點陰陽皆從此生界生出便分屬陰陽其中未分之體有何偏倚

濂溪陽動陰靜圖以易離坎卦參之便自可明陽極於外而中之初凝者已爲羣陰之本陰極於外而內之微動者已爲諸

陽之根然二氣之動靜即一氣之所流行而陽所變化陰使凝合循環之中又各以生長分數而別為五行之性要之稟於氣不越乎陰陽定於質不越乎剛柔此天地之所以成化人物之所以有生仁義道德之所由立修身治世之所由準也

動而生陰靜而生陰對待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流行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流行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對待也即流行而有對待即對待而為流行陰陽之神拭太極之妙用也

靜以斂藏而言體動以發散而言用由靜而動動終復於靜則靜者若為主矣然而太極圖說乃先言陽動蓋非動無以見

靜之端倪因動而識其在靜時者即是動之未發者也

陰陽之所以為陰陽若何人莫得而知只運時賦物便昭然示人所謂微之顯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萬物是顯妙萬物者便是微

生物只是陽氣然非陰合不能成形陰合者合陽氣而成物也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非陽不能變化陽只是發生之氣非陰不能收合陰乃神氣聚而為精精氣既聚形生神發此人物有生之始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者

薛文清公言陰陽無頓絕之理至陰之中陽已生純坤初爻有

陽是也至陽之中陰已生純乾初爻有陰是也予觀星命家序五行生旺丙火生寅而札胎於子壬水生申而札胎於午其說正同蓋天地間本是一氣而動靜相生寧待既絕而後復續晦翁答袁機仲書云剝卦上九之陽方盡而變爲純坤之時坤卦下爻已有陽氣生於其中矣但一日之内一畫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至一月然後始滿一畫而爲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夬之一陰爲乾爲遇義亦同此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然便以此爲陰陽之限則其方盛者未替而所占不啻卦内六分之五方生者甚微而所占未及卦内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論更

甚精密矣

陰靜陽動論者每難後先惟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非妙達造化莫能言此夫以吸爲呼以核爲芽平旦之氣精於夜寐火砲之發烈於包藏凡此皆陰先陽後之義物理昭然也但太極動靜鴻鈞轉化綿綿不窮要之陰靜者前動之已極不得不止而後動之始基爲將來發舒者乃由此試論卧起卧雖息前日之所耗實養後日之將用所耗者已屈而虛將用者方伸而實第就實而論則陰靜爲先陽動爲後理益明矣但欲執爲二氣之終始則不可耳夫一動一靜氣之闔闢不絕不紊是造化之神機即所謂道道

固不離乎氣氣亦初非有二體也

陽方進未能即盛纔退又已漸衰然則全盛之時幾何聖人所以力扶而時保也

本一氣也由動靜而分陰陽由陰陽變合而生五行變合者陰陽二氣相承並運各於消長之間陽動主變陰靜主合初原根而為水火已化成而為土金木蓋二氣流行變化有此五者及迭生共濟而歲功物候皆由此成大要不出陰陽之妙用而為太極顯行之實跡也夫論五行得氣雖分屬陰陽然二氣迭運不得相離故變皆是陽合皆是陰非獨成者但原仲盛微氣自有別故五行各一其性

陽變而陰合者蓋造化獨陽則不生獨陰則不成陰陽是一氣之動靜動者變而靜者合之惟流行循環之間各由生而長長而盛漸有次第故其氣稍別其性各成而所生之質亦有不同焉然大段五行中又自有陰陽之殊蓋亦是變合之間二氣之分數又有剛柔盈縮界限也可知五行各性不外乎陰陽陰陽變合不出乎太極矣

太極之有陰陽以五行驗之益昭然矣蓋陰陽非判然兩體者若陰陽判然兩體則不能成五行惟一氣渾成而屈伸交感循環迭運各以生長盛衰而氣凝質具又皆不能離中氣以自成故水火木金與土並列為五五者之中陰陽實無不皆

在而總之則皆太極流行妙用也夫惟五行同體陰陽而太極又為陰陽之總體故所生萬物莫不本於一而咸具此二五若判然為陰為陽則只有二氣而不能為五太極亦僅為二體而不能二五之主如此則不成造化矣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譬如一鑊湯只火力進退之間便自有溫熱涼冷之異大要氣異則所稟以生者其性安得不各一其間一氣之體相生之序亦即可以此知之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五行又各自為性不可強一五性又同出太極非有判成

太極圖是宇宙全圖其說是宇宙總論諸儒或疑太極圖說首為無極二字雜言异夫聖門性命之理發端於易而其義未顯濂溪立圖著說以推明之苟因圖與說而可以會易義則何病於合有無試玩圖

與既始來而太極體
用豈言無可晦也

太極五圖只上一圖便該總盡了其下四圖即是其中所有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但不作虛圖無以見其為下圖之總體所謂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物之根矣

乾男坤女與萬物化生二圖亦各全具陰陽五行而後能成造化蓋即太極二五之妙合以氣化而為男女以形化而為萬物故二圖亦與上太極一圖無異見氣化形生無非此也

至氣化形化則陰陽五行無一件欠缺此正太極全體之妙用故圖只各作一大圈乃所謂妙合而凝者夫曰妙合非已分而後合只是天道本然與生物之理原無一不備故分以立

象則具理明合以成物則其用全既言化生門一體具足故
分析不得只是一團也
太極二五原是混融無間的所謂妙合有不是各為一物合和
而後成也前哲真見得大化之中有此衆妙而渾全於實體
不曾挾却一件今欲明白分出示人而實非各在一邊者故
不得不言妙合也
陰陽二氣具性有健順是為乾道坤道曰乾道坤道者猶言陰
陽之爲德云耳男女只是陰陽所成之質二氣交合以生物
而其間得氣又有健順之殊此男女之所由成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道男女說得廣蓋於氣言陰陽於形言男

女二氣凝聚之始便自有此二體而其後交感化生以成萬物凡有形者皆此氣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氣之妙合初屬於形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形之相生實本乎氣

乾男坤女是萬物始初所生之氣只此健順二者萬物化生是男女以後所成之形別生分類萬有不齊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二氣之大辨也若其交相感以生物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男健而未嘗無順女順而未嘗無健也

只一太極天以氣為陰陽地以質為剛柔人以性為仁義就三才各立者言則分為三極合宇宙渾成者言則總一太極而

已圖說又引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恐人則認生死一
事而此理有所不貫故并及之言亦不出此理此氣之始終
而無他說也

濂溪太極圖說末引易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語可知圖說前
面許多話便是生之說人之生乃太極陰陽五行妙合凝聚
而形成理具此是有生之始其始凝聚便是生其終消亡便
是死都只是一箇陰陽理氣離合聚散也此等事原是造化
賦命之常莫非理之所貫不是杳茫難知而又或可以倖望
仍欲有若已知得則一生理義洞然昭晰自無纖毫疑蔽在
胸中矣世人每張皇生死使異端得售其解脫之虛誑正坐

不明此理而以為別有主張焉耳

天地之道以一為主以兩為化然非一之外又別有兩亦非判然析一為兩也蓋即一而兩兩而一之用始全也一陰一陽此天地流行變合以成化工者惟其為物本不二故體立而用自流行因其用之相生而言其對待則為兩若析而兩之如各立然則一之體息亦無相生之用何兩之有故不有一則無兩

天道本於穆而於時成發乃見妙用蓋流行變化即道之實道自如此故此可見道乃以顯知微非同因此識彼也易乃天道義有交易變易正是鼓其流行變化之用而大通利正其

以為乾坤之德則自有不易者乃所謂貞一之體也

橫渠說由太虛有天之名而伊川說以形體謂之天橫渠之言正恐人以形求之則有未明伊川之言乃是專指蒼蒼者又謂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合此數語而天之為天可知矣蓋以氣言天是涉於流行之用以理言天是深求其主宰之德若太虛之說乃本於無聲無臭之天載而其中功用即為氣化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非謂虛無之虛畧無一實者也

太虛為體氣化為用太虛非虛也氣化之渾合以未形著而名虛氣化非強為也太虛之偶感而變化莫之為而為者耳易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首其用以著性之初又言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首其體以明道之本
乾坤之體樸然渾然更無作為謀巧一氣順布萬古為常聖人
心通天地而表章其理曰易曰簡夫迂視天地者疑其神秘
莫測聖人知天地則直云易簡夫惟易簡所以為天地而天
地亦安得不易簡也使天地不易簡則健順無常體化育無
常用豈能混闢始終恒如一息聖人體此以成德推此以廣
業而一毫自私用智之意不與焉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夫易簡者天地之至德聖賢之
至善順則吉逆則凶循則治違則亂所謂可久則賢人之德

能率由是者也可大則賢人之業能擴充是者也中庸闡性明道合天道聖德於一誠夫能體誠以盡性則易簡之道得而天地之理盡矣

孟子所謂知天是知天之理即所以為化育之體者不是但識其虛空渺茫而已故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言理則體用兼該矣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此但指沖漠無朕之中言也雖其理未嘗不在而語意未及化育故但目為太虛後人不察得無以為空虛無有之虛耶

形體謂之天主宰謂之帝性情謂之乾這所指主宰處即名為天心有天何心哉其理卻自有主這箇便喚做心氣化由此

而行便是乾道乾道至純所主如此作用便即如此更無宛轉回互此所謂至健而乾之爲義乃其性情之德然也至于一行至健其道不大通而利正乎分爲四德蓋聖人又於其中見得全體衆妙自如此也

天之主宰性情只是此一理若二之便無定主主不一行亦便有差池而難爲健者故主宰便是性情立德處而化育萬物根本衆動無一毫可出此人心試以此義而思其所以合天心者當不得别有出入矣

其氣也無涯此語足以識天動靜絪緼便是流行發生之實

邵康節云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

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夫道者天地之道有天地而道在焉豈得外天地而别言道邵子所謂天地亦爲萬物者乃以理器精粗言非以大小言也後人立論便有謂以道觀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是屈天地以伸道則道當更有無物者在天地之外此何異曠士不根之談迂視道而眇視天地者乎

晦翁註體物不遺云是其爲物之體體猶言骨子也程子論天運日月寒暑水流物生曰皆與道爲體此體言形體也道乃萬物之理理無形非有物不可見是道能體物而物則能與此道爲體者也故人見川流而言逝者夫惟本體不息而後

流行者不窮天道人事舉如此即物而見其所謂道固用而識其所爲體則太極本然之妙與其所乘以流行之機俱昭然在心目之間矣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此是乘氣機以流行者而太極不二不息之體即在是故聖人因川流而發明之蓋語費而隱自見費隱本無有二故不得别言也鳶飛魚躍所謂上下察者其意亦如此

天地之心至復而後可見未復非無復非始有蓋不可見者見諸此而生物之端在是康節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於萬物未生識得一陽初動便是

天理發見流行之端而於穆不已者原無改易更能識得未動之中亦即是已生之本而天地之心不惟見其所見且見所未見矣

天地人物皆因其動以見用而指其靜以識體大要體皆為主而用因以行也若動靜相乘則皆用而為靜為動則皆體此當於一源無間處只將主宰流行分別便自不得截然為兩

天地之間二氣流行充塞無間總是化育之機人性之始而云虛無寂滅若以虛無寂滅言道則此等皆無根起滅之妄相矣豈識所謂至微至著誠不可掩之義者哉

六合之內凡成象成形者無非生氣乃包裹寂中心處凝聚發

化所以有此其外則無涯之氣靡有窮極不過如是而已而其間自有至一可常之理為氣之主故曰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造化品彙是氣也非又别有理以驅使之只是造化品彙而推本其所以然則以理目之明其非離於氣而别有立亦非渾乎氣而同於粗迹者也

天地至大然總不外乎一理理宬完滿具足若形氣則便有參差不足處中庸謂人猶有憾者只是形氣少偏錯便於此理本分有所虧欠明道詩道通天地有形外若通得天地之理於形氣之外便見天地尚有未盡此理處而太極全體胎然在目矣

明道秋日偶成詩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天地安得有外曰有外者形之外也有形者形下之器形之外乃形上之理也風雲變態即二儀消息所為其交勝處乃有變態而有常者不可變也曰思入者不過以有常之理察消息之机此惟心通造化乃知其非屬窅冥也

道理一也聖賢言道亦一也只是後人所見不同或把聖賢言語錯看了則道理亦遂大謬而不自覺如明道言道通天地有形外蓋天地是有形者道乃天地之理無形而實為形之主人能通得此道於天地有形之外則知道在天地而天地不可但以形求矣若謂天地有盡而道更出乎其外不知天

地如何為外而天地外又如何為道此即荒唐之端大卑立言之意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道立命之中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道賦物之和也

中純是理而凝於氣渾然太極也和便來氣而理因以行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正蒙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造化發育之事不過如此莊生野馬亦即是絪緼紛擾者

天地之化與人心此理正同皆是原有靜之真以為動之本故不復則不能通易復初陽是動其所靜者而天地生物之心

於此乃有可見耳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蓋動靜一體何有改移而非動無以見有靜之端故一陽初動萬物未生而合下生生之用皆是此物邵子之意正以明無極有象原非兩體而靜極初動之間有以見天根之妙所謂玄酒味淡大音希聲者正自得其真於此時此處也

天地形氣象數皆自下而上始於下則日息而盈極於上則日消而虛盈者損則還除虛者受則歸來此屈伸往來所以動而愈出積而不溢相禪而無端有常而不易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淳造化發育之象宛然張子所謂太和者與陰陽只是氣一陰一陽便是爲道離之則不雜合之則不偏天

地萬物莫之能違者道也若舍氣而言則無所謂道只以氣言又不得謂之道故蜷與成皆是氣善與性莫非道氣與道不得有二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只以賦與受名也

横渠正蒙云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蓋執此氣以為天地神化之實迹也又曰所謂氣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靜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耳夫蒸鬱凝聚此言氣於有形也其健順動靜浩然湛然者是此氣之妙用其可得而名言者亦以此氣也即以此而識其推行有漸者為化合一不測者為神則天道天德昭然有實而聖人之所存所運亦不異是矣

曰無極之真是不可象執之實理卓然在元氣流行之中而生成變化爲物之終始皆其所主宰若目以爲無無豈能有此顯著功用耶

無極之真實理也二五之精生氣也理在於氣氣自有理此妙合之意氣凝而理具人物形性之初由是矣

余常患理氣二字氣本實而不能爲主則是虛理似虛而能爲氣之主則是實後見薛公讀書錄云天地萬物形體皆虛而理則實始知妄意亦有近似也

天理發見流行之實只是理氣變化凝聚顯出示人者

氣可以迹求而理當以神會以迹求者察其理之實以神會者

融其迹之粗初非兩事

天地萬物只是一氣而理無不在陰陽五行是此氣流行自然之妙用這便是理之呈露昭著故氣外求理與昧理而言氣者皆失之也

理氣不可分看亦不可偏言易乾坤元字不曾分係辭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形上形下之間貫一而二二而一者蓋分看則似為兩偏言則若有遺

晦翁言未有此氣已有此性這性字是通言天地萬物即指太極之理也性是箇一定不易的惟性不易故氣之流行變化萬古常如此理為氣之主固當先言且以氣之往來屈伸終

不出此理範圍之內則理亦原自在先也

比如庭中這桃樹其發生凋謝是氣他合當如此的便是理惟合當如此之理一定故其氣發生凋謝自然常如此理卻是先定的氣卻是順他的故云先有此理人只見理因氣而有體既未有氣理從何物為有不知無論氣已有未有而合當如此之理固自先定下也以此觀性亦自分明

陰陽五行是造化發育之具即天命流行之實所謂氣以成形理即賦者非有二物強相併合也偶見論者不究此理所具之實而以陰陽五行為推測之陋欲含此以體會性道則無以明生理之所自來宜其盡置帝命降衷於主虛只從人心

而但以知識言性此告子三說皆由此立

若將太極作氣看亦便是此理之實作理看亦自離氣不得然須作理理即是氣之統一張主也

日月星辰在大化元氣中同運並行而又各自有遲速常度不紊不易可知太極主宰有常而陰陽五行分別定分理氣之妙即此可察

形上之道非形下之器不可見因形下之器識形上之道以形上之道視形下之器則觸處皆融所謂活潑潑地者以此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上下二字非是方所之意盡以精粗微顯言也然皆謂之形則知事物固有實迹理

亦不是虛名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其初賦受只是氣一即理亦一故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其後配合亦是理一則氣即一故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晦翁註充塞無間只是渾合無間意故程子有更不分別之語謝氏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夫無虧欠即與天為一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如先天列象與河圖許多黑白點子都是何物若只說無聲無臭看得全無了則天載又何事易所稱盛德大業者豈真盡向無中修有耶當知實理實氣充塞流布而全體大用有昭然兩間萬物皆由此立命者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畢具但不可以聲臭求之而豈得以一無

斷滅之也

時行物生即是天理發見流行之實太虛之中何有聲臭而流動充滿運行發生未嘗少息者都是實理實氣故云誠之不可掩但自然如此時行物生而所以生且行者視不見聽不聞故云無聲臭耳非天自為無聲臭而時行物生自為時行物生也故曰天道無心而成化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惟無心故不與聖人同憂而氣化自然鼓動萬物自是盛德大業之實不為虛也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夫

其體其理其命其用皆是天載實德云無聲臭者不過尋常言其不可見聞以見於穆之意非是贊美天道玄妙如此也學者須要知天載實德乃為知天不然而直以無聲無臭目天載直似茫然矣

游定夫問能戒謹於不睹不聞之中則上天之載可循序而進程子謂其序如何循之又如何引荀卿始乎士終乎聖人之言為序而又以其性惡禮僞之言為不知循序則可知由士入聖者當以知性謹禮為循序深造功夫矣然則不睹不聞之中當知性體何如而無聲無臭之境亦當知天道何如不得都無事便謂了當也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以於穆並命者言又曰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以賦受成性者言以此見
萬物生息所由及人事日用動靜所主莫非此理故程子以
爲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大窮
理盡性而至於知命則天道人理觸處皆通何不活潑之有
際天極地孰非此道子思特引鳶飛魚躍者正要見得理氣在
兩間遍滿流行因生成以顯露化機上飛下潛無一物不是
可知無一處不及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即是此
理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又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既曰氣之

本體如何言虛可知只是指點空濶處以見天之所由名非空虛無有之虛也

正蒙言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則太虛皆氣也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者即太虛之氣以聚散變化而有迹則知其能為變化者雖無形而非虛也至靜無感性之淵源則靜體皆性也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者即至靜之性因知識感物而有端則知其能感於物者雖至靜而非無也然朱晦翁頗議此語以為截作兩段蓋無感無形與客感客形不無分析動靜稍似二境恐於本體妙用一源無間之義第覺言之未融耳

乾元是萬物受命處坤元是萬物分形處

二儀之間體虛則道爲體無形屬物則器事物有迹道非器不設道以器顯器非道不成器以道立聖人以道正世因器顯道非化裁不宜非推行不達宜且達天下共之此聖人之德業

天下之理不可言擬言固難真而執言者愈失其真或遂至迷誤天下故聖賢以象示不以煩言令深造者自得而百姓日用不孫喻也河圖洛書八卦太極聖賢見道章教莫真於此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二語揭天人之理治無餘蘊

天地只設位而易自然行乎其中成性存存而後道義從此出天道人道也

天道設位易行乎中故以卦畫象之非因卦有易也故爲畫前
之易
劉原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定命也若動作禮義威儀失其則必由本心無主便
是雜亂天命處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
定命也只言命而性與道在是受中而生民之性也動作禮
義威儀有則者道也又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則理氣感應性命合一之理亦便可見
書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厥有恒性衷由帝降豈不渾是天

德已降於民即爲人性之理人須於本心體用間識取

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此言性命之理而道即在是

又曰克綏厥猷維后此言修道之教而性命之理即在是

乾爲天德而元亨利貞四善備焉蓋一元流行衆美完具便是

太和全體發育生成之本以此言理則所謂純粹至善者亦

自可見人得之以生性中便具此仁義禮智之德於這天德

四善原無虧少但人心自失其初則便欠缺遑異要之人性

本善只爲原自稟受天德來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若無繼之者善一語便覺道與性無箇相承

的天所付人所受此一善字乃其中真正氣脉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人一脉正是天
付人受的道統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三語中庸以一
語盡之曰天命之謂性天命性三字便可分屬易之三句晦
翁註意全是將易中三句作本子
晝夜者天之不息陰陽循環通乎晝夜則無息也
太極是主宰之實理陰陽是流行之氣機五行是變化之顯迹
一氣究具萬物由之以生莫不稟受乎此而所得純粹偏駁
之間此所以為中和為剛柔善惡雜揉而不齊學者自反其
氣質或病於不得適均則矯揉變化之功亦烏容已

一太極分出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而太極無不在焉此正是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性之為性如此故已實知性者便於化育之理亦自心通默識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知其然而然然有所以然者存

天道未有不實試看鳶魚飛躍是何者所為此正體物不遺之明驗但所以然者則不見不聞耳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是道體微處非有實何以能顯

未有物而無理者盡物之所以為物即是理若成立之者然故云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立人之道皆有所以成其為此物者是理正為物之實體而物以之終始不能違也惟見物者不

察而識其理者方知所以有是物則物之實正是理之實處
也
蓋天地間都是賦命的理氣人由此生即受以成性只緣視不
見聽不聞故云無聲臭人但以無聲臭便謂天地萬物生於
無知此當遂無天地萬物矣安得高下散殊成位化育之事
哉
中庸言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這知字無甚工夫只是
心通其理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即賦命化育之實理
也可知天命人性原一理故知此便知得彼若未知天而自
謂知性則多錯於意見之偏未知性而自謂知天則必惑於

推測之臆

天只說得天心與性只說得人這命字正是天與人相承處其初本一者也

性與天道孔子惟易傳曾言之論語未有明訓子貢初亦不得聞顏曾有得而無傳述子思作中庸遂說出此理亦是得於前人者可知聖人亦未嘗不以語人但及門諸賢能自領畧契悟者實希耳

性與天道孔門高第不易得聞周元公從易義中推出作太極圖披幽抉與昭示視掌此乃吾道大本大原人鮮理會殆千百年先生超悟獨倡立象著書以宣其秘蓋天人賦受通一

之理於是始明然後知命之為有實而性之為有本斯於道
脉聖真為功不細二程相從得諸手授而不以示人夫亦聖
人不輕語上之意而所以訓諸從游惟云主敬致知令人由
身心事理講求體會若性分無歉則賦畀不虧天人之際已
誠冥合當自心通此二先生有大造於學人也當知周程先
後明道立教已徹上下但元公對二程并出幽深而二程於
學者只依切近指示因材之意焉後來朱晦翁兼總條貫盡
發其蘊語實殘則傳述二程談性命則歸本太極亦所謂集
大成者

二程受太極圖說於濂溪而未嘗示人蓋圖說是推明天道流

行賦物之理聖人自謂知天命當亦便是此事但聖人所知
不易窺其理則略見易傳中語矣此非可容易與學者言
之亦未易能曉二程教人只說主敬涵養致知進學此是聖
門切身體道功夫實能於此得力則盡性至命此關總不出
性分事理耳秦漢而下學者未見能於身心處體認天理而
真見其所得於天者故談性命之事祇覺影茫此正斯道不
行不明之故也濂溪窮探幽微而二程又安排實地進步所
謂徹上徹下初非二義倡道之功乃自有相成者
聖人五十而知天命是天命非渺茫事即人之所受以成性而
人道之所由立者學者功夫只須志學篤行以俟窮理盡性

之後自有默成德行而冥契至理若強探力索與懸揣而臆說恐俱未然也夫未知性而言命與未知命而言性或認作兩層事則皆失之大要所命是此理故性亦即是此理或有謂陰陽五行不可以言性夫論性在人可不言也論命便須識此蓋理因氣而成體正是天命流行賦物之實不言氣以見理將安所識其賦於物者而天人之際漠然不能相通是命不可得而知則性亦只是人心知覺話頭矣

天地以生為德生物是氣而氣能生物便見天地之德為然德是性情所主之名易所謂元即此德之首言萬物有生所資以始也故凡所生之物便具此德以為心之主而曰性曰仁

皆得以此德求之

天地以生物爲心不是謂天地之心在於生物蓋天地生物便是其心故人得之以生心上便有此仁人乃是有心的然心不可得見只他這運用作爲便是其心之所在天地雖無心這運用作爲只是生物便亦是其爲心處也程子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正如盈天地都是生物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又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這心字只作主字看天地之氣只主於生物天地有何心以其主於生處便指此爲天地之心人乃全是這箇生成的所生者與生之者豈得有二故藏畜運用於人心皆即此理而名之爲仁也

晦翁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即康節所謂陽分陰也又云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即康節所謂陰含陽也自含而分非有間斷一氣動靜亦無改移惟靜極初動乃坤復之交所謂地從雷處見天根者然無字亦當善看既云含有豈得爲無若看作全無則雷寧妄發耶

信古餘論卷之一終